

汉译经典

001

THE REPUBLIC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 著 吴献书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001

〔古希腊〕柏拉图 著

吴献书 译

理想国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想国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 吴献书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4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 The Republic

ISBN 978-7-5447-1599-7

I. ①理… II. ①柏… ②吴…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4125号

书 名 理想国
作 者 [古希腊] 柏拉图
译 者 吴献书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亚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42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99-7
定 价 21.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财产 公道 节制及以上三者之敌对 / 1
- 第二章 个人 国家 教育 / 38
- 第三章 教育中之艺术 / 67
- 第四章 财产 贫困 善德 / 103
- 第五章 婚姻 哲学 / 137
- 第六章 政治 哲理 / 179
- 第七章 教育之实在与影响 / 211
- 第八章 四种政治 / 242
- 第九章 正当之政治与不正当之政治二者之乐趣 / 275
- 第十章 生活之酬报 / 301

第一章 财产 公道 节制 及以上三者之敌对

问答中之人物

苏格拉底 克拉根^① 哀地孟德^② 派拉麦克^③ 塞弗拉^④ 斯
拉雪麦格^⑤ 克立托分^⑥ 旁听者数人

以下之问答经苏格拉底于问答之翌日在贝而斯^⑦塞弗拉家述于泰茂、罕莫克拉底、克立吸及一无名之人之前。

余（苏格拉底）昨日偕哀里斯敦^⑧之子克拉根至贝而斯。以欲祷于女神。并一观该地人若何举行此极盛之赛会。盖此为本届创举也。既至。吾侪祷神后。观览赛会。意甚愉快。司拉司^⑨人之赛会。亦颇不弱。久之游兴既阑。准备入城。适为塞弗拉之子派拉麦克所见。彼饬其仆致意。此仆自余身后牵衣曰：“派拉麦克君请君等少待。”

-
- ① 今译为“格劳孔”。
 - ② 今译为“阿得曼托斯”。
 - ③ 今译为“玻勒马霍斯”。
 - ④ 今译为“克法洛斯”。
 - ⑤ 今译为“色拉叙马霍斯”，诡辩派哲学家。
 - ⑥ 今译为“克勒托丰”。
 - ⑦ 今译为“比雷埃夫斯港”，希腊港口名。
 - ⑧ 今译为“阿里斯同”。
 - ⑨ 今译为“色雷斯”，现属希腊。

余反顾。见为派拉麦克之仆。因询其主人何在。

仆：君许稍待。吾主人即至矣。

克拉根：我侪自当稍待之。

不转瞬间。派拉麦克已至。其同行者为克拉根之弟哀地孟德。

牛锡之子牛赛拉得。及顷亦在场观览赛会之数人。

派拉麦克：苏格拉底。汝曹已将回城乎？

苏：然。

派：然则汝见吾曹人数之多乎。

苏：然。

派：岂汝较吾侪为强耶。不然者。汝当留此。

苏：余拟说汝曹容吾曹回城可乎。

派：如吾侪不乐闻汝言。汝又乌能说。

克：是诚不能。

派：然则决不听汝言。汝可无疑矣。

哀地孟德：今宵有马上执火炬赛跑。而为女神寿者。汝曹尚未知之乎。

苏：有马乎。诚创举也。骑马人于赛跑时。以火炬互相授受乎。

哀：然。不特此也。今晚礼神。仪节上尚别有一番盛况。亦汝曹所当一观者。吾侪晚餐后。当即莅止。届时彼处想有多数之青年人在。吾侪可借此畅谭。故余为汝计。毋再固执。且住为佳也。

克：感汝殷勤遮留。吾侪亦讵能过拂盛意。

苏：甚善。

余等遂偕派拉麦克至其家。见其弟兄连歇斯及雨雪地麦。开而雪杜牛之司拉雪麦格。彼牛之楮莫乃斯。及哀李斯托泥麦之子克立托分。少长咸集。派拉麦克之父塞弗拉亦在座。此公年已甚迈。

余久不晤矣。是时伊方深坐一软垫之椅。头冠花圈。盖正预备献祭事也。室中其余多椅。列成半圆形。吾侪遂各就坐于塞弗拉旁。伊款余甚殷。且曰。

苏格拉底。汝久未来顾我矣。设余能出外晤汝。则余亦无须汝来。然年老如余。不复能进城过访。故望汝能来此较殷。盖凡人体质上之快乐愈减。谭话上之快乐愈增。此余所以望汝弗拒吾请。竟以此间为汝消遣地。并可常与此三五青年长日盘桓。虽吾一日长乎尔。毋拘束可也。

苏：塞弗拉君。以余一人而论。余诚乐与高年人纵谭。盖余素视高年人为已尝经历绝远路程之旅行家。而此路程或亦为余将来所必至。故余对于过来人。深愿一询此程途之难易险夷。今年已届诗人所谓“老年之阶”。余所愿相质正者。即人之一生果至老而更难乎。抑汝别有所以告余者。

塞：苏格拉底。余当以余一己之感触告汝。吾侪年迈之人。正如谚所谓鸟以类聚。每好集合共处。絮絮谈心。然最普通之谈话。无非“余不能食矣”。或“余不能饮矣”。“少年时与爱情上之快乐。均成过去事矣。”“回忆快乐时代。曾几何时。而今何在。此生其已矣。”怪其亲戚之忽视者有之。以老年为种种苦难之因者有之。以余观之。是皆不然。盖老年果为种种困苦之原因。则余与其他老人。当有同等之感触。顾余与余素所识者。绝无此等之经历。故余敢断言若曹之怨。诚未得其当。余尝记昔有人问年老之诗人沙弗克里^①曰。“情欲犹于老年时代有用乎。汝仍为昔日之沙弗克里乎。”彼应声曰。“居吾语汝。余甚喜余已脱离汝曹所谓情欲一端矣。余觉脱离乎此。宛如脱离一狂暴之主人。”此言何其确哉。余

① 今译为“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

每忆及此。辄叹服其言之真确。盖老年时代。情欲既灭。别有一种清静与自由之乐境。不特脱离一狂暴之主人。实脱离无数之狂暴之主人也。顷告汝之种种之怨天尤人。其原因实若曹之品性与嗜好使然。而非关老年也。盖凡具恬静而愉快之性情者。亦不觉其年老之压力。使性情而适相反。则老年与少年同此压力之负担也。

余颇佩其言。并欲其继续发言。故应之曰。汝言诚然。但余意常人或未必能深信汝言。彼人谓汝所以不觉年老之苦者。非汝具愉快之性情使然。实汝拥丰富之财产使然也。盖财产为安乐之要素。固人人所知也。

塞：汝言良是。人固不吾信也。彼人所言亦自成理。惟其理不充足耳。昔哀拉分^①妄毁西米斯托克里^②。谓彼能成名。非其功绩使然。实以彼为一雅典人耳。西米斯托克里应之曰。“虽然。设令易地而生。汝为此城之人。而余为汝城之人。则汝与余必均之不能成名矣。”

余今亦可以此语答彼老悖而不反省者。盖人之善而贫者。在老年固无如贫何。而尝有莫慰善人之憾。然彼恶而富者。虽少年亦夜气牴牾。滋多忧惧。安乐云乎哉。

苏：余欲一询汝之财产大半为祖宗所遗。抑皆汝所自得乎。

塞：大半为余所自得。汝更欲一知余所得为几何乎。余之生财能力。比较上在吾祖吾父之间。盖余祖所得之遗产。其多寡适如余今所现有。然彼经营生殖。既乃再倍三倍之。以授余父连衰泥斯^③。余父逐渐消耗。至授余时不及余现有之数。故余将来遗

① 今译为“塞里福斯人”。

② 今译为“色弥斯托克勒”。公元前4世纪时期雅典著名政治家。

③ 今译为“吕萨略斯”。

产子孙时。能较余受自余父时为多。则余愿足矣。

苏：余所以发此问者即以此。余觉汝于财产上。毫不介意。盖自来得遗产者大半如此。非彼辛苦创业者所能也。彼创业者之爱财。不特如他人之仅以其功用利益而爱之。每以为财之创自己手。事良不易。而因生一种必使常为已有之爱心。正如诗人之爱己之著作。父母之爱己之子女也。然所见若此。斯为鄙矣。以其吐属不外乎称颂金钱而已也。

塞：此语甚确。

苏：固也。然余欲再进一问可乎。以汝观之。汝自财产上所得之幸福。何者为最大。

塞：仅一端耳。且余亦知此亦不易见信于人也。苏格拉底乎。容余详告汝。凡人至自知其将死时。辄有一种素所未有之恐怖及忧虑。缠绕于其脑中。即来世之说与今世行为上所应得之刑罚是也。人固平日视此为笑谭者。然至此则颇认其说之非虚。于是疑惑惊悸。纷至沓来。使之不得不回忆曩所开罪于人者为几何。人之所以至此时有如是之景象者。大约以年老神衰之故。或又如飘泊扁舟将抵彼岸时。见解能较清晰耳。若曹设自知其罪恶非轻。则悲观过度。常如小儿之梦中跃醒。亦其势然也。然自省无愧之人。希望二字。确能为其年老时之看护。宾大^①有言曰。“凡清心寡欲而以公道待人者。希望之在其心。力能滋养其灵性。安慰其老境。而为彼终身之良伴也。”噫、斯言何其高且确哉。至财产之所以能有利于人者。以人有财产。可终其身不致诈欺他人。惟其无诈欺之行为。故死时心中坦然。无祭神未诚之惧与旧债未偿

^① 今译为“品达”。品达（约公元前522—前442年），希腊著名抒情诗人，有“抒情诗人之魁”之称。

之忧。然此非指常人而言。盖恶人虽富。亦无补也。故以余观之。大凡识解远到之人。其于财产上所得之利益固甚多。而个中最大之一端。即心中安乐。而绝无恐怖之念也。

苏：甚善。然汝顷岂不云公道乎。公道之正义若何。不诳言而悉偿宿逋即公道乎。此外无他乎。且即此二端。竟无不适宜为公道之时乎。设有一友人。头脑清爽时。托军器于余。而至脑筋紊乱时。向余索还。余应取怀而予之乎。想无是理也。苟余竟还诸其人。谅又无以余为是者。盖人视余之不应偿还。无异于视余之不应诳语也。

塞：诚然。

苏：然则不诳言而偿债。不能为公道正确之解释也明矣。

派：设西蒙拿(Simanides)^①之主张可信。此解释固正确也。

塞：余须兴矣。因余当往观察神。至公道之问题。当授之派拉麦克与在座诸公矣。

苏：为汝嗣子者。非派拉麦克乎。

塞：诚然。

遂含笑而去。余谓派拉麦克曰。辩论之嗣子乎。请告余以西蒙拿之所谓公道。与汝自己之见解。

派：彼以偿债为公道。余觉此说颇正确。

苏：惜乎彼之明哲也。余又不能无疑于其言。彼所云者。汝或能了解。而我诚不能也。盖吾侪顷间所谓不应以存置已处之军器。偿还一脑筋紊乱之友人。彼必亦以为然。然他人之物。暂为吾有。吾负其责。非债而何。

^① 今译为“西蒙尼得”。西蒙尼得(公元前556—前467年)，希腊抒情诗人。

派：然。

苏：然则人当脑筋失常度之时。而索其存置于余之物。决不应偿之乎。

派：是决不能。

苏：汝谓雪蒙拿以偿债为公道。并不包括余所设喻之一端而言乎。

派：诚然。因彼之意。谓吾人终当以善待友。不当以恶待友也。

苏：设有人欲偿还其友人所存在已处之金。而一时事势之所关。乃偿之适为彼害。则不得谓之偿债。汝谓此为雪蒙拿之命意乎。

派：然。

苏：吾侪之仇敌。亦当得吾侪所负彼等之债乎。

派：然。且余谓敌人对于敌人之负债。即为恶意。

苏：然则雪蒙拿之解释公道。与诗人之解释公道。同一含糊。盖彼所谓公道者。即人人应得其应有之物之意。而此物彼即名之曰债。

派：彼意固如是也。

苏：异哉。设余询以医术所当偿人者惟何。且当偿诸何人。则彼将何以为答耶。

派：彼必曰。“医道当以药品与饮食品偿诸人类。”

苏：烹飪术所当偿者惟何。且当偿诸何物耶。

派：调和人之食品耳。

苏：公道所当偿者惟何。且受偿者为何人耶。

派：设吾侪取以上数端。与诸如此类之事推之。则公道者。即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之谓也。

苏：然则汝意果如是乎。

派：然。

苏：人当疾病时。最能以善报友。以恶报敌者为谁。

派：医士也。

苏：当吾侪在危险之海程之中。何人最能施其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之手段乎。

派：舵工也。

苏：一公道之人。当于何事上最能善遇其友。而伤其仇敌乎。

派：当战时与友人联盟而攻敌。

苏：亲爱之派拉麦克乎。然而人无疾病时。医固无用也。

派：然。

苏：不在海上。舵工无用也。

派：然。

苏：然则平时而非战时。公道无用矣。

派：否、否。此与余意实大谬。

苏：汝意谓公道之为物。其在平时与战时。同有功用乎。

派：然。

苏：如种谷之不可无农工乎。

派：然。

苏：亦如欲得屨而不可无屨人之工作乎。

派：然。

苏：平时而非战时。何事上尤不可无公道乎。

派：如订约等事。

苏：汝所谓订约者。即多人的组合之谓乎。

派：然。

苏：公道者与善弈者弈。谁为较能制胜之分子乎。

派：是诚善弈者。

苏：叠砖石以建屋。公道者较匠人尤能日起有功乎。

派：否、否。适相反也。

苏：审如是。更以弹琴论。则乐人又必贤于公道者而知音矣。然则公道须于何种人的组合事业上。始有用乎。

派：于金钱上之人的组合事业。当有用也。

苏：然。惟人当用其金钱时。果无俟与人集合也。设汝欲购或售一马。则未必商诸公道之人。询诸善相马者。已为得之。其然乎。

派：然。

苏：汝设购一船。商于舟子。较诸商于公道之人。殆尤有益乎。

派：然。

苏：然则公道之人。究于何种之金钱的组合上。始有用乎。

派：当汝欲稳便妥慎储金时。则有用矣。

苏：汝其以为彼时金钱适无用而可以储蓄乎。

派：诚然。

苏：汝为此言。何异于云必当金钱无用时。公道始有用乎。

派：此为推论之结果耳。

苏：当汝欲保存一芟草之镰钩时。则公道有用于个人及国家。而当汝欲用此器时。则有用者为种植之艺术。而非公道矣。

派：此固明甚。

苏：设汝欲保藏一盾或一瑟。则公道有用矣。至欲用时。则有用者为兵与音乐家之技术。而又非公道矣。

派：然。

苏：以此类推。万物皆可作如是观。苟其物有用。则公道无用。公道有用。则其物无用矣。

派：此固由推论而来之结果也。

苏：然则公道之功用鲜矣。余意吾侪当再进一层论之。当两人相搏时。彼善击人者。非即善拒人之击者乎。

派：然。

苏：最善避疾病者。岂非即最善制造疾病者乎。

派：然。

苏：一善于整部曲严壁垒之军人。非即最善于袭击其敌人者乎。

派：诚然。

苏：然则最善于保守一物者。亦即为最善于窃物者乎。

派：此又为吾侪推论之结果也。

苏：是则公道之人。既善保藏金钱。亦即善盗金钱之人也。

派：以理而论。是诚然也。

苏：然则公道之人。终不免为盗行者矣。此等见解。余意汝必学自花满（Homer）^①。盖彼于称颂其素所崇拜之外祖握托李格^②时。曾曰。“彼之善于窃盗及妄宣信誓。实在众人之上。”故汝与花满及雪蒙拿皆以公道为窃盗之术。而行此术之目的。即为以善报友。以恶报敌。汝意果如是乎。

派：否、否。余虽不能断顷间余所云为何。惟余意实不然。

苏：此外尚有一问题。汝所谓友与敌。谓诚为我友与为我敌者乎。抑不过似友似敌者乎。

派：无论真与否。凡己所以为善者。自当友视之。己所以为恶者。自当敌视之。

① 今译为“荷马”。古希腊盲诗人。

② 今译为“奥托吕科斯”。

苏：诚然。然世无误辨善恶之人耶。善者彼方以为恶。恶者彼反以为善。岂非常见之事乎。

派：此固常见者。

苏：然则善人反为若曹之仇敌。而恶人反为友人矣。然欤。

派：然。

苏：既如是。则彼等若以善报敌。以恶报友。不为过矣。

派：然。

苏：然善人必公道。而不为不公道之事也。

派：此自然也。

苏：然则如汝所云。人苟以恶报善人。当视为公道矣。

派：否、否。此不道德之说也。

苏：然则我侪应以善报公道之人。以恶报不公道之人乎。

派：此说较可。

苏：然汝盍一察事实乎。世之无知人之明者。往往以恶人为友。善人为敌。而实则此等不良之友。自当恶之。为善之敌。自当爱之。此说果确。则与雪蒙拿之命意。非适相反耶。

派：诚然。诚然。余意吾侪误会友敌二字之义矣。当亟纠正之。

苏：然错点果何在乎。

派：吾侪误于以友字作似乎友人。或凭臆测而认为善人之解。

苏：然则此错解当如何改正之。

派：吾侪当云友者不特似乎善人。当真实至于至善。似乎善而非真善者。不得谓之友。敌之为敌。自亦可准此而解释之。

苏：汝意为人当惟善为友。惟恶为敌。然乎。

派：然。

苏：然则吾侪不应再如顷间之以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为公道

矣。当进一解曰。友而善。当报以善。敌而恶。当报以恶。此为公道。然欤。

派：以余观之。此似真理矣。

苏：然则公道之人。究可伤人乎。

派：凡恶而为其敌者。伤之何不可之有。

苏：设一马受伤。此马较好。抑较坏乎。

派：自较坏也。

苏：较坏欤。此系马所固有之善德较坏。而非犬之善德较坏。其然欤。

派：然。

苏：设犬受伤。则所伤者为犬所固有之善德。而非马之善德。其然欤。

派：是诚伤犬之善德也。

苏：然则人而受伤。则所伤者。岂非人所应有之善德欤。

派：诚然。

苏：公道非人之善德欤。

派：然。

苏：然则人而受伤。岂不为人强迫而为不公道者乎。

派：此其结果耳。

苏：然音乐家能借其音乐上之技能。而使人不谙音乐耶。

派：是诚不能。

苏：善骑者能用其骑术。必使人为不善骑马者耶。

派：是乌能。

苏：公道之人。能以其公道使他人不公道耶。换言之。即善人能以其善德而使人为恶耶。

派：此情理所无也。

苏：如热之不能生冷乎。

派：然。

苏：如干燥之不能产湿气乎。

派：然。

苏：善者不能伤人乎。

派：是诚然也。

苏：然则公道之人。不当伤其友或他人。设伤之。即为不公道之人。汝以为然欤。

派：苏格拉底乎。汝固言之成理也。

苏：然则设有人焉。以偿债为公道。而其所谓债者。即人所应报其友人之善。应报其敌人之恶。则此说不得谓有充分之理由。盖如吾侪以上所云。则伤人之举。万无得为公道之理也。汝意如何。

派：余诚赞同汝说。

苏：然则凡以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之说。为雪蒙拿、或排哀^①、或毕塔葛^②、或其他同类之贤哲所主张者。汝与余不将同树旗鼓而攻之乎。

派：余从汝取同一态度。

苏：汝知此说究创自何人乎。

派：未知。愿闻。

苏：余意首创此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之说者。必为毕哀特、或潘笛克、或蛋格西、或西白之益司孟牛、及其他富而有势之人。盖若曹皆甚重视其财势之徒也。

① 今译为“毕阿斯”。“古希腊七贤”之一，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

② 今译为“庇塔库斯”。“古希腊七贤”之一。